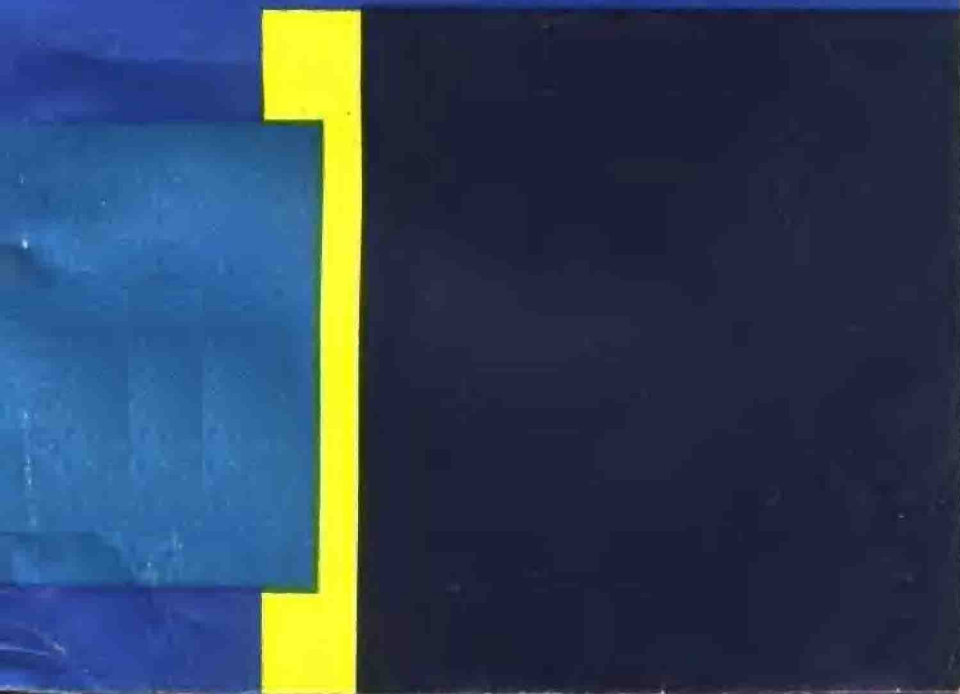


李岩之謎

——甲申史商

栾 星



李岩之謎

——甲申史商

栾 星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九篇文章，对明清之际大顺军中颇有争议的人物牛金星、李岩的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多有新意；对清初三部讲史小说（《新编剿闯小说》、《定鼎奇闻》、《樵史通俗演义》）的承袭、演变，也有独到的见解。本书将有助于对明清之际农民起义军的深入研究。

李 岩 之 谜

——甲申史商

栾星 著

责任编辑 卢致如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8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50册

统一书号 11219·55 定价 1.75元

序

说来是件颇为偶然的事，近年我的兴致被驱遣于甲申史的研究上来了。于是整理札记，排比卡片，辅之以实地调查，断续写了这么几组文章。我的直接愿望，在于对甲申史实，特别是对大顺丞相牛金星的功罪、传说人物李岩的真相等，这些甲申史中最迷惑人的论题，探讨一个究竟。自知所论与时人多不合，也预料到触及的问题还要争论下去，因名曰《甲申史商》。

恕我直率，在一些篇章里驳正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甲》文是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自发表到现在，或用作干部读物，或列为学校教材，久行不辍。然史实失考，终不能掩。明史原非郭老所长，加之该文写于抗日战争中，也另有所属。与其说是一篇史论，勿宁说是一篇政治意向鲜明的戏剧或小说本事。这在他少后所写《关于李岩》一文中，表述得尤为明白。文学创作允许驰骋想像，历史则否。用历史科学来检验，其实是文人修史以想像足成史事的典型。四十年过去了，这就需要继起者，从史实核真入手，加以澄清了。辟草莱者多粗放。更无须多加解释，《甲》文的失误，并不影响郭老的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的地位。

我所以被驱遣于此途而写出了这本书，还由于连类而及，对近今史学大有惶惑之故。所指为何呢？就是思辨哲学的“演绎法”盛行，束书游谈之风昌炽。研究历史，理所当然包括微观与

宏观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未有过述而不作无所是非的历史著作。有人批评近今之失，在于“宏观太宏，微观不微”，我是有同感的。宏观是历史认识的高级形态，但必须以微观为基础。两者相较，微观研究，即史实的核真，是第一性的。脱离开史实的真实性，任何史论，那怕是出于好心的论断，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由于微观不微，才显得宏观太宏，致使历史唯物主义在乞灵者手中成了随心之所欲的教条。更不必说一柄伞盖之下，时常躲避着一群无所作为因而平平安安的智叟。功利之心人皆有之，也是中国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就以“原始察终”、“承敝通变”为史职，自期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来的编年史多以“通鉴”或“纲鉴”命名，也是“以史为鉴”及观往知来的意思。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的功利论，但最根本的它是一门科学，它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或急功好利。人知“四人帮”两眼盯着胖奶头的实用主义“影射史学”的荒唐，而千尺冰非一日寒，它何尝是倏忽由天而降？“履霜坚冰至”，酷寒的来临，总有秋肃为其先兆。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思索。

近今我时常想，用新说代替旧说，在自然科学领域比较容易，应用技术尤迅速，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对艰难，不时会遇到众门神，以这种或那种非本学科的外灼理由来阻道。拨乱反正六年来，意识形态诸学科均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迈开了步子，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也在艰难中有所前进。环顾史学界，试看封闭型的思维方法，由历史上及近今极左思潮中因袭下来的思想负担，及其大大小小的框子，摆脱掉了多少？这就不能不深深引为憾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决不嘉许那些背靠大树纳凉的止步者，而仍然首肯在崎岖小道上勇于继续攀登的人。

拿缝衣作比。好裁缝总先花费气力对顾主的形体作出测量，

即所谓量体裁衣，蹩脚的裁缝但凭纸上服式，手中尺子，就动了剪刀。我们不能因为衣服裁坏了，就说这把剪刀不好；也不能说仅备一把锋利的剪刀，就是一位好裁缝。服式、尺子、剪刀都是应该有的。任何史料不经剪裁，都不能成为史著。然又有一比，名庖游刃于肯綮与腠理，非“所见无非牛者”。若所睹惟牛，就是再好的刀，也是难于把对象支解开的。此即精与粗，雅与俗，高明与浅陋，通人与谨愿之士的分野。

自知佗父拘墟，我这里也许说了我不应该说的话。

孔丘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愿读者许我以此，罪我亦以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孟津栾星书。

目 录

序	(1)
---------	-------

牛金星事迹考辨

引 子	(1)
籍贯、家世、科名与科分	(2)
何以投义军	(10)
是否降清	(17)
是非功罪	(24)

牛金星事迹订补

金星为宝丰人的又一确证	(39)
由王士俊到王之晋	(42)
金星闾里三说	(45)
金星墓在香山之阳	(48)
附：牛金星家世蠡测	(50)
为牛金星是否降清答某刊编辑部	(54)

李岩之谜

李岩故事梗概	(62)
杞县无李岩其人	(64)
“痴儿十八子”并非李岩	(74)

李岩无李牟其弟	(79)
红娘子为子虚乌有	(97)
李精白无李岩其子	(111)
给潼关的不是李岩	(120)
护卫刘理顺京第无其事	(126)
戒其下勿犯张皇后者有异说	(131)
京郊战役为虚构	(138)
辨李岩之死	(145)
驳《北略》所载李岩其他数事	(156)
李岩之谜是怎样形成的	(167)
谜底何在	(176)

李岩传说的余波

旧事重提	(192)
《李公子辨》是轻易驳不倒的	(194)
《杞》文的新资料新论据为无稽之谈	(203)

郟县旧志记李岩事辨惑

——答友人	(210)
-------------	---------

甲申史籍三种校本序

《偶然遂》校本序	(214)
《豫变纪略》校本序	(216)
《述往》校本序	(220)

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

——《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定鼎奇闻》与

《樵史通俗演义》

版本与流传	(223)
-------------	---------

“剿闯”故事的演变	(229)
由这三部小说看明末清初讲史小说的几个特点	(237)
《甲申三百年祭》小勘	
引书句读有误例	(243)
引书未考异核真例	(244)
引书讹字例	(246)
引书以臆改字例	(247)
引书讹字未勘例	(249)
引书臆断错字、坏字例	(251)

牛金星事迹考辨

引 子

还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翻阅清人耿兴宗的文集，偶而发现了一篇题名为《牛金星事略》的文章。篇幅很小，抄在下面：

逆党牛金星，宝丰产也。由卢氏从贼，故塘报以为卢氏人，而史从之。金星通六壬家言，沾沾谈祸福，多逆中。天启辛酉举于乡，以事忤同邑之巨绅，为所中，部议褫充卢氏隶。当金星之初被逮也，与巨盗刘某（案按：似指刘宗敏）同系，尝筮某当恣睢，专生杀，遂为画策得释。某既从贼至伪帅，数言金星知兵，精阴阳避忌青囊风角之术。贼迫欲其附己，诃知己谪戍，立勒精骑破卢氏得之。金星本土裔，先世由岁贡仕至县博士与王府官者数人。金星父鲁府纪善。大兵入关，贼奔窜。金星之子佺，先是已受贼伪官，至黄州知府。及是乃匿于佺署以免。金星先茔在宝丰北郭，去潞水之阳不百步，墓各有碑记官阶事迹。史未详金星之死，据佺墓碑，金星固死于佺之官署。垂危嘱佺曰：“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香山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佺一如其所戒。佺三子六孙，为诸生者四人，

不三传无噍类矣。贼乱河南最久，金星亦数同贼留宝丰，一不省先墓，故世卒不知金星为宝丰人，先茔亦获全。（《遵汝山房文稿》卷七）

耿兴宗字绍复，号东山，河南襄城人。嘉庆九年副榜贡生，官中牟县教谕。道光十七年曾受聘主纂宝丰县志，因采集遗闻成此《事略》。他的《遵汝山房文稿》共十二卷，道光间自刻。兴宗声名不出里闾，《文稿》行之未远，致这篇《事略》不被人知，至今未为史学界利用^①。这篇纪事自然难说是第一手材料，且有捕风捉影或传误部分，然它是来自牛金星家乡的轶闻，特别是对金星的籍贯、家世及金星之死的记载，是比较可信的。可订史传之失，补史传之缺，不失为一篇重要载籍。李自成起义为十七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然由于传闻多于实录，史籍异说歧出，至今仍是一笔未经很好清理的糊涂帐。当事人的功过是非也就难于论定。这里我特意把它公布出来，作为这篇考辨的一个引子。

籍贯、家世、科名与科分

金星为河南举人，史无异载。于其县籍，则有卢氏、宝丰二说；中举科分则有万历乙卯（万历四十三年）、天启辛酉（天启元年）及天启丁卯（天启七年）三说。今略事排比，以见歧出之迹：

一、清初筑益堂刻本《明朝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书名据卷端及书名页原题）：“自成北出，屯于卢氏、永宁。宝丰举人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降于贼。自成以其女为妻。”按谷

应泰文集名《筑益堂集》，知此本为谷氏自刻。

二、四库全书本及今通行本《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自成北出，屯于卢氏、永宁。卢氏贡士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降于贼。自成以其女为妻。”按此亦谷书，惟已改原书名的“明朝”为“明史”。

三、张岱《石匱书后集·烈皇本纪》：“左良玉自襄阳进击李自成至南阳。自成北出，屯于卢氏。贡士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降于贼。自成以其女为妻。”按张书与谷书所依据的资料为同一起来源，主要为谷应泰在浙江学政任内搜集的明末塘报，然取舍有异。

四、吴伟业《绥寇纪略·通城击》：“卢氏牛金星者，亦举人也，以磨勘被斥。……自成奇其辩，与谋议帐中。”按后日史书及稗官小说定金星为卢氏人多本此。

五、王鸿绪《明史稿·流贼传》：“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六、《明史·流贼传》：“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按由《明史稿》李传到《明史》李传，系以《绥寇纪略》为蓝本，故其说均同。

七、赵士锦《甲申纪事》：“牛金星，河南宝·鸡·县人，系丁卯科举人。”

八、郑廉《豫变纪略》：“流贼破宝丰，知县张人龙死之。贼得邑人牛金星而去。……金星。乙卯举人也。”

九、计六奇《明季北略·从贼入都诸逆》：“牛金星，河南人，天启丁卯举人，伪天佑阁大学士。”

其他雷同的记载还多，不一一罗列了。

分析这些记载，河南省有宝丰县而无“宝鸡”或“宝封”，

《甲申纪事》及《明朝纪事本末》显系误写或误刻，可不必深辨了。至于通行本《明史纪事本末》改作“卢氏”，是不能要谷应泰来负责的。《石匱书后集》称金星为“贡士”，亦不误。考《礼记·射义》云：“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则称举人为“贡士”亦有所昉。此“贡士”非指明、清时统称“五贡”的贡生。惟史书不书时制而用此模棱语，是不足取的。《明季北略》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适然正误书为“河南府卢氏县贡生牛金星。”

为什么说《明史》李传是以《绥寇纪略》为蓝本呢？我曾把三书关于牛金星及李岩的记载作了对勘，得知定本《明史》几全部为《明史稿》旧文，《明史稿》则主要剪裁自《绥寇纪略》。三书把金星何以投义军，均归咎为“磨勘被斥”，就是明证之一。《绥寇纪略》这部书，据朱彝尊《曝书亭集》所载书跋云，乃写于顺治九年壬辰，时梅村舍馆于嘉兴之万寿宫，传闻参半。且梅村对豫、陕、鄂山川形势、城邑方位亦不详悉；于牛金星及李岩的记载，曲说尤多。其真实性，较之《明朝纪事本末》尚逊一筹。下文还要分析，这里不多谈了。

这样金星的科名为举人已无异议了，其乡贯则留有河南卢氏及河南宝丰二说。那么其乡贯的二说及科分的三说中，以何者为是呢？证之于方志，知乡贯的河南宝丰说为是，《绥寇纪略》及《明史》错了；科分的天启丁卯说为是，万历乙卯及天启辛酉说错了。一则，卢氏县志对牛金星只字未载；一则，宝丰县志的选举志对金星及其子牛佺则迭有记录。

清代宝丰县志凡四修：一为康熙志，康熙三十四年知县李秀发主修，或称康熙李志。一为乾隆志，乾隆八年刻本，知县马格主修，或称乾隆马志；主纂者为邑人李宏志，又称乾隆李志。一

为嘉庆志，嘉庆二年刻本，知县陆蓉主修，或称嘉庆陆志。一为道光志，道光十七年刻本，知县李衍梧主修，或称道光李志。康熙李志今已湮失净尽了。乾隆志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其卷三《选举志》举人栏目下列：

牛金星 字聚明，天启丁卯科。

荐辟栏目下列：

牛 佺 明崇祯间，以生员随军保荐。历官至湖广督粮副使。

嘉庆陆志今传本尚多，其卷五《选举》举人栏载：

牛金星 李志：“字聚明，天启丁卯科。”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按：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是。

其荐辟栏下载：

牛 佺 李志：“崇祯间，以生员随军保荐。历官至湖广督粮副使。”

嘉庆陆志的主纂人，为清代著名考据学及金石学家武 亿，字 虚谷，有《授堂遗书》行世。对牛金星，他不仅录入了旧志原有记载，且补充了碑版文字资料，加按语释正。香山为宝丰胜区，在邑治东南约二十五华里。这样就愈益增强了金星为宝丰人、为天

启丁卯举人的可信性。并进而得知：一、金星字聚明。按中国人名与字的通例，金星字聚明，是顺理成章的。二、金星子牛侔为秀才出身，崇祯间在官军中立过功。这里列入荐辟，自然不会指李自成的大顺朝而言。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牛侔是历仕明、大顺及清三朝的。这些均为任何一部甲申史籍未知未载。

然而到了道光李志，牛金星父子的名字在选举志中却全被删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编纂者在举人及荐辟栏的最后，分别作注说：

右举人五十人，旧志四十一人，续入九人。旧志内牛金星一名，考《钦定绥寇纪略》系卢氏举人，故删。

右荐辟六人。旧志内牛侔一名，考《钦定绥寇纪略》系卢氏人牛金星之子，故删。

《绥寇纪略》仅由于被收入《四库全书》而被视为“钦定”书，是有些三家村冬烘气味了。显然这不能被视为必删的理由。然这部道光李志的主纂人，却正好是写了前引的《牛金星事略》的耿兴宗。连李衍梧的序文，都是兴宗代庖的。也有人据此疑及宝丰旧志记载失实，实则这种怀疑是错了。与其说“考《钦定绥寇纪略》”云云是实，勿宁说它与官修《明史》牴牾的缘故。大凡旧日纂修方志，于地方不光彩的事（金星及侔的投义军正被视为大逆不道），或有所避忌的事，是宁愿付之阙如的。宝丰之于金星及侔是两者兼具。这才是被删掉的真正原因。作为主纂人的耿兴宗，必受有地方官绅的压力。类似这样的事非仅一见。譬如康熙杞县志中载有《李公子辨》一文，矢口否认李岩其人。且说：

“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使忠义之乡受不白之冤，固于杞人无损；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此事有无，问之梁宋间人，昭然易辨。秉笔者慎勿效《晋书》好用小说之陋，则与董狐并重矣。至于《樵史》诬伪多端，莫可枚举，又在所不屑论也。”（引据康熙《开封府志》）这段话在乾隆初彭家屏刻《豫变纪略》时已被删去。待《明史》刊成颁发各县学宫及通行之后，乾隆末年纂修的《杞县志》，竟把《李公子辨》全文悄悄抽掉了。这与道光宝丰志之删掉金星及侄，虽不尽相同，也有相同的一面，即避忌与《明史》牴牾之故。再如清代《颍州府志》及《阜阳县志》对李精白儿子李栩事迹附白的处理，也有类似清代《杞县志》之于李岩的地方。此事我将在另一文《李岩之谜》中论述，这里不细说了。此事适可证耿兴宗是一位有心人，他虽然删去了金星及侄的名字，却特地加了那么一条附注，在回襄城后又写下《牛星金事略》一文刻入他的文集以传信。兴宗对金星为宝丰人是并不怀疑的。兴宗为道光间河南藏书家之一，他不可能未读过《明史》，他所以不写“考《明史》”，而写“考《钦定绥寇纪略》”，还说明他也了解《明史》之失是昉于《绥寇纪略》的。可惜由于梅村的文名，清人——包括清史馆臣及四库馆臣，在甲申史料上是过分信赖梅村了。

关于金星的家世，耿兴宗《事略》所记，是今天能知的唯一材料。用它与宝丰县志核对，有的能核实，有的无法核实。《事略》云：“先世由岁贡仕至县博士与王府官者数人。”这是可以核实的。查《选举志》岁贡栏，自明景泰九年至崇祯初，牛姓共有牛忠等七人为岁贡，其中仕为县、州学教谕、训导者二人，为府学教授者一人，为藩府教授者二人。然其嫡庶派系与门头远近，已无从考知了。《事略》云：“金星父鲁府纪善”，则无法

核实。查弘治元年贡生牛陵字本高，仕为鲁府纪善。然牛陵出贡之年较金星中举之年相隔一百三十九年，知其决非父子关系。是否《事略》另有所指而县志失载，也是可能的。笼统地说“金星本土裔”（《事略》），则是由县志可以证实的事。

关于金星交游，投义军前，现查知一人，即耿兴宗远祖耿应庚。《遵汝山房文稿》卷六《忠义公家传》云：

公讳应庚，字西曜。弱冠为诸生，试辄冠其曹。逆党牛金星尝举孝廉，以事忤同里巨绅，为所中，斥充卢氏隶，因激而从贼。复徇时望，欲勾致公，公对伪使裂其币。已流贼薄城，有异议者，公争弗得，侍亲避金陵。

耿氏为明、清之际襄城望族。群从十六人，均以能文名，以应斗、应庚、应张名最著。金星独厚于应庚。耿应庚虽然未应金星召，以此推知金星投义军后，是颇重视为李自成延揽人才的。其在河南、襄阳、西安及后来攻陷北京，均如此。

金星投义军前教过书。现查知他的学生一人，为鲁山彭遐龄，其事载《中州先哲传·义行》。这段文字较长，我仍愿抄在下边：

遐龄字元佛，鲁山人。幼慧，五岁治《尚书》，十岁治《礼记》；从牛金星学，金星奇其才。十五为诸生。十八以《五经》赴崇祯七年省试，违例置副榜。就武闱，中式第一。巡抚以文武全才荐，不报。十二年复以《五经》入试，又置副榜。夏邑彭尧谕擅诗名，世所称西园公子者也。与从子舜龄跌宕风流，意不可一世。尤侃侃好谈门户，别邪正清